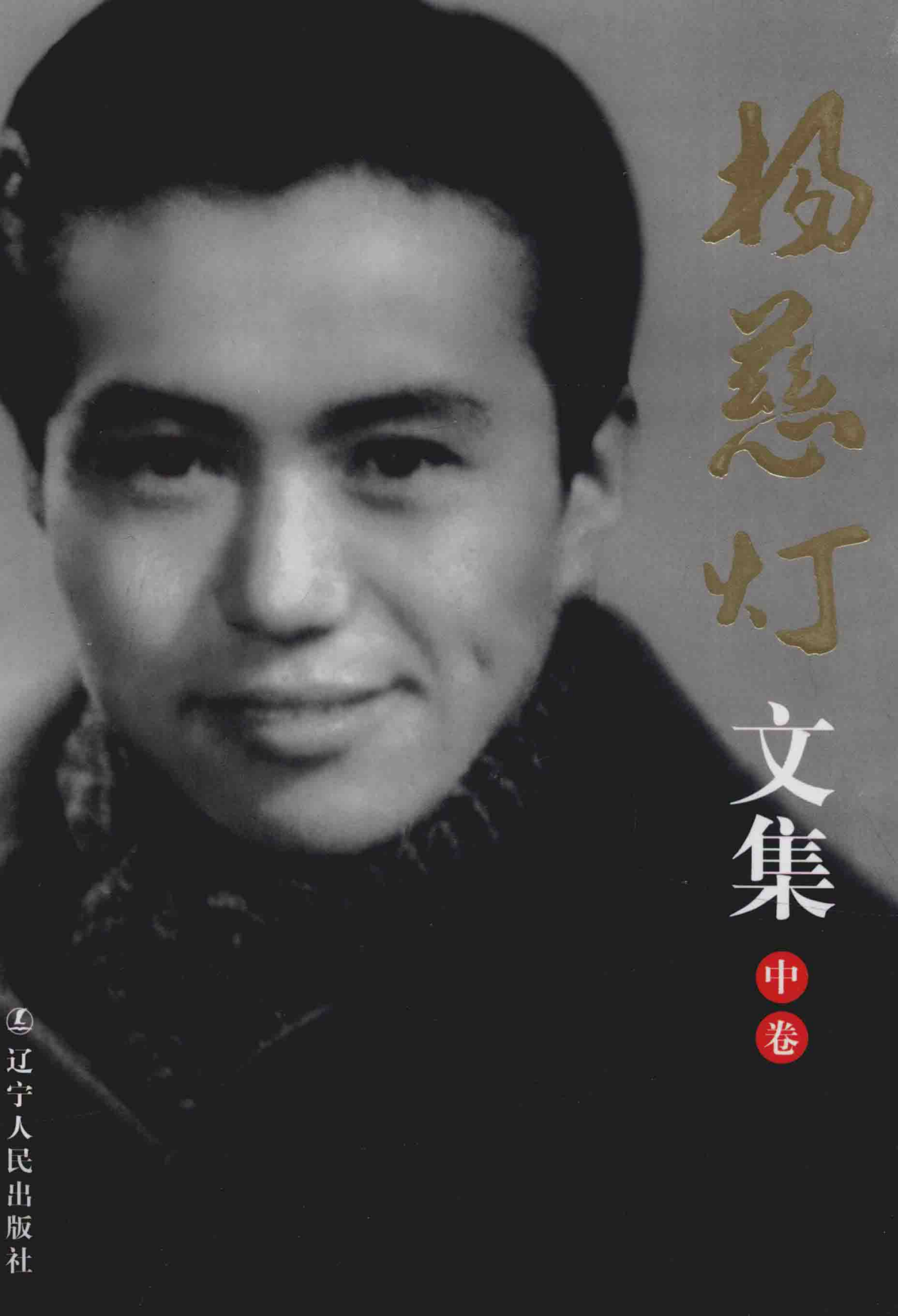
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, Yang Xindeng, with short dark hair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. He is wearing a dark, textured garment.

杨慈灯

文集

中
卷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杨慈灯文集

中
卷

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童话之夜

- 755 自序
- 756 金丝鸟的幻想
- 762 饱餐
- 767 蝇的对话
- 771 蜂的彷徨
- 779 鸡和鸭的辩论
- 782 学高尔基
- 788 人和蚯蚓的头和泥土
- 790 成神的老婆子
- 795 掌自己耳光
- 798 小羊
- 804 无边际的幻想
- 816 和影对谈
- 818 各处寻来的故事
- 836 一年的梦
- 846 一瞪眼的工夫
- 852 一夜的梦
- 863 砍树

年轻人

- 869 序
- 871 年轻人
- 975 尝试
- 978 爱的坟墓
- 985 女的旅伴
- 989 失意
- 993 一男一女
- 1002 阿三
- 1007 明朗
- 1010 追求
- 1016 凶手
- 1022 疑心
- 1028 误认
- 1032 练习

月宫里的风波

- 1039 月宫里的风波
- 1044 成名的梦
- 1050 河
- 1055 螳螂学者
- 1058 山神老爷的泪
- 1068 旁听
- 1071 失恋的猪
- 1075 荣归
- 1083 一万元和五千元
- 1089 春夜

1094	三姐妹的幸福
1097	脏土堆里
1103	神的恩惠和罚
1116	人类的脚
1122	十个仙女
1132	秋天在坟里
1138	希姑
1143	作家的手
1147	小益明的梦

入伍

1159	第一部
1254	第二部
1363	第三部

自序

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笨虫，产出来的东西不消说，一定是幼稚甚至是可笑的。可是我在军队里混饭吃已经有十来年了，脸皮厚，胆子也大。什么丢脸不丢脸全不管。

所以，实业洋行的经理薛吉纯先生写信问我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印出来，我马上说愿意，这样，就印出来了，真的一点儿不撒谎。

《泰东日报》的薛连城先生，为了印这本书，不知道跑了多少腿，电车费花了个无数，每天晚上到书局去校对，焦急的汗水不知付出了多少把。

还有《泰东日报》的林明海先生，废寝忘食的为这本书画封面，我怎能不深深的感谢呢？

慈 灯

金丝鸟的幻想

月夜——

静静的，一点风也没有，树叶在黑影里悄悄的谈着话，蝴蝶在花叶底下舒舒服服的睡着觉，有一大队蚂蚁顺着平静的溪边游行，在溪水里倒映着草叶的上半身，有两条活泼的幼小的鲫鱼从石板底下慢慢的渡出来，奇怪的是看着水里反映的月光，在一个院落深远的人家的房檐底下挂着精致的鸟笼，这里面住着太平的金丝鸟，她的羽毛光滑，小嘴尖尖的，圆圆的小眼睛像宝石似的放光，这时，已经是深夜了，她还没有睡觉，因为她苦闷，她已经厌倦了狭小的笼中的生活，只有这么一小块地方，不能高飞，只能勉勉强强的慢慢的跳跃。要想到树林里和那些快活的小鸟谈天，这简直等于梦想，希望飞到溪边看看小鱼游戏也办不到，啊！多么苦闷，在这狭小的屋里四面八方全部是密密的栏杆，好像囚犯一样。金丝鸟很羡慕木星的光，她时常想，木星里的世界一定比人类的地球好得多？

——如果我能到木星里去……

这样一想，好像是真的，金丝鸟啄碎了竹棍，用着全力飞出庭院，飞在树的上方，在溪水顶上经过，又穿过平静的原野。

有几个和星的光差不多明亮的萤火虫在坟地里飞着，高大的松树里有几只黄雀，听见金丝鸟的扇动翅膀声音奇怪的说：

“那是谁？在这样的深夜要飞到什么地方去？”高傲，本是金丝鸟的脾气，她理也不理，从高岗上面飞过，一只母的白兔立在高岗上——她的丈夫出去一天还没有回来，她很忧虑的盼望着。

金丝鸟用力的往上飞，她敏活的扇动着翅膀，很快活的离开了大地，

越出高峻的山峰，接近了层云，不停的飞着，有几颗盘踞在低空的星星被她抛在下面，她一直的对着明亮的木星，木星的位置她终于达到了。

多么奇怪的世界！

木星里没有人类的建筑物，这里面全是自然的生长、发展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她一到就看出来木星的世界比人类的美好多了。

——人类的地球，进步迟缓，文化像停顿了一样，多么讨厌啊！

木星里没有人这种可诅咒的东西。

金丝鸟欢欢喜喜的落下，她有点疲乏，这一段长长的路途她能够一气飞到实在想不到，她很有些为她自己的这种本领吃惊并且骄傲。

她落下的地方正是一片丰肥的菜园，菜花的芬芳四散，蝴蝶成群，颜色鲜艳，雪花似的活泼的飞着，好像肥皂泡一样五光十色的辉煌，有两只蓝色的野兔忙着栽种。

金丝鸟四面一看，非常吃惊，多么美丽动人的世界呀！这么好的世界她连在梦中也没有见过，蓝的野兔发现了她，暂时的不说话，默默的望着她，稀奇的，但是并不吃惊也不厌烦。

金丝鸟休息好翅膀，轻轻的踱到野兔跟前。

“你是——谁？”野兔亲切的问她。

金丝鸟一时答不出来：

“我是……是的，我是金丝鸟。”

“金丝鸟？”

他们不了解，好像没有见过，“那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听到他们诚恳的声音，金丝鸟没有勇气撒谎：

“我从地球来的……”

“地球？人类的地球么？”

“是的，不错。”

“啊！辛苦辛苦，我们的祖先从前也是从地球来的，这没有关系，最近，有许多从地球来的，在这里，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，没有区别，你可以选定你欢喜的工作好好的生活，不过你要换一件衣服，不单是外表，连内心

也是，你可以去，从这里往北走，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池，你到那里去就会明白。”

金丝鸟不知有多么感激，她在路上碰见四只狐狸，都是蓝色的皮毛，态度庄严，温和，都拿着书，一面走一面热心的读，她问过路，迅速的走去，终于找到那面池水。

这池水的位置在花园中间，鲜艳的红色的树身盛开着金色的美丽的小花，浅蓝色的草叶上端浮着一层银的果实，香气扑鼻，好像进了香水店。

有个老年的健康的卜鸽安安静静的坐在池边的石凳上，两手捧着书本，戴一副非常小的眼镜，从书页里稍稍的一抬头看看金丝鸟，向她招招手：

“到这里来吧！”

又问她：

“从金星来的么？”

“不是”

“那么是……？”

“从地球来的。”

老卜鸽满意的点一下头，把书本放在膝头上：

“好！你在地球里生活好么？”

“不好，我是被锁在笼中。”

“那更好，所有的生物必须有这种经验和教训，不然，他的头脑不会清晰——哎！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从放光的草堆里跳出一只鸭子，她在嘴里含着书，这鸭子的颜色也是蓝色，金丝鸟奇怪的想——莫非说，木星里的生物全是蓝色的么。

老卜鸽命令鸭子说：

“把她的衣服和心换一换吧！”

鸭子把书本放在草叶上，对金丝鸟笑一笑：

“跟我来吧！”

“在池水附近，隔着一层树林的岩石的旁边，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石做的箱子，鸭子从草叶底下找出铁的小小的钥匙，把石箱的盖打开：

“进来吧！”

金丝鸟有点害怕，后退：

“要做什么？”

“在这里面改换你的衣服和心。”

“这怎么能？……”

金丝鸟踌躇的张着嘴。

“我们……”鸭子说，“在这里，所有的生物，都是在这宝贵的箱子里换好衣服和心的，而你怎么，不愿意？”

“不……是……”

金丝鸟踌躇了好久，寻思了好久，最后，下了决心，进去了。

鸭子在外面，把石箱的盖锁好。

金丝鸟在石箱里什么也看不见，在石箱的后面有个小小的，还没有米粒大的洞穴，她想，这大概是通空气的，停了一会，她觉着热，石箱的外面好像生了火似的，里面渐渐的热起来，她流着滴滴的汗水，不安的走着，但是越走，汗水越多，显然的，这石箱里面，好像在火上烤着一般，一刻比一刻难熬，她受不住，想出去，可是办不到。石箱发红了，她的羽毛烤焦，渐渐的变成黑色，弯曲着，很快的融化，痛得厉害，她喊起来，大声叫着救命，没有应声，她发昏了几次，痛得死去活来，她非常后悔，为什么要听信鸭子的话，明显的她是受了骗，悔恨和悲哀，痛苦和伤心，死灭的恐惧包围着她，她相信自己是没有活的希望了。

她悲痛得昏过去——

等她醒来的时节，石箱的盖已经打开，鸭子哈哈的大笑着立在旁边，老年的卜鸽微笑着在那里看着她，她全身的羽毛已经脱光了，老卜鸽说：

“太无能。”

又吩咐鸭子：

“你把她背起来吧？”

鸭子把她背到池边，推她下水，她觉得羞耻难当，可是，看，多么奇怪！一进水里，她觉着痛楚完全失去，连痛过的事也忘记，更奇怪的是，她全

身的羽毛又很快的生长出来，比原来的还美丽坚实，她从水里出来一看，喂！浑身上下全是蓝的，和野兔的，狐狸的，老卜鸽的，鸭子的颜色全都一样，这使她非常欢喜。

老卜鸽给她一本书：

“你读读这个，以后怎样的生活这里面写着。”

从这以后，金丝鸟就生活在木星的世界里。

她在一处开遍了野花的沙岗下面，选择了一片田动手耕种起来，野兔的一家和她很亲密，时常往来。她又认识了松鼠兄弟，蛤蟆姊妹，还有云雀。空中的掠夺者鹰，在这里是非常温和的，他的鹰钩嘴，已经修直，爪子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样锋利了，欢喜讲笑话，唱起忏悔歌来总是汹汹的流眼泪，是个聪明可爱的怪物。

金丝鸟学会了许多新的悲壮的歌，又学会许多种有意义的跳舞，更可喜的是她改变了头脑的内容，有一回，她去参加跳舞会，在这里她看见许多快活的伙伴，年轻的虎最有趣，他让大家骑在他的背上，他满不在乎的舞起来，群众鼓掌，无论谁都高兴，金丝鸟在地球上养成的高傲的习惯在这里完全消灭了，她谦虚，和蔼，有理性，有十足的集体的性格，向上发展的基础磨炼得很深……

金丝鸟在笼子里，幻想到这里，越发的兴奋，怎也睡不着觉了。

明亮的月光慢慢的从一团散漫的云影里穿过，大地暂时的朦胧了一下，等月光出了云影，世界又光亮了。

金丝鸟苦闷的想着：

“如果我真的能够到那可爱的木星里……”

然而狭窄的笼的事实铁一般摆在面前，她用翅膀碰碰竹竿，坚硬，又用尖嘴啄啄笼底，结实栏杆是密的，上下全是不通空隙的木板，挂在房檐上的钩子是钢的，连接着房檐是铁钉并且环着粗铁丝，她如果用嘴啄竹棍，啄不断，用肩头碰，碰不碎，用头，用屁股，这更不成了！

用足吧？金丝鸟的足是瘫软的，唯一的本事是立在横杖上，她的声音震不碎竹笼，她没有力量，飞不出笼子。

多迷恋人的心灵，那木星里的光景，生物的皮毛全是蓝的，金的树，银的果实，没有刀或剑，鹰的嘴是直的，脾气是和蔼亲切，大家是自由的生活着，愉快的唱歌，欢乐的跳舞，随心所欲的工作，真理的书，这些这些，啊！金丝鸟能不能真的飞向木星里去呢？

她不能，不能够，因为笼子的事实比什么都强硬，她没有踹碎竹棍的足力，没有撞断栏杆的勇气，她的肩头软弱，声音细微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，金丝鸟又幻想起来了，幻想她那幻想的木星里的美好。

这时候，树叶已经不谈话，他们是疲乏了，都睡熟了。花叶底下有只蝴蝶从梦中醒来，翻了一个身，打一个哈欠，又睡过去……

一切都是寂静的，美丽、凉爽的夏夜轻轻的接续着……

饱餐

老婆子要出门，屋子里是乱七八糟的，她也没有心思收拾，因为她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逃跑了，早晨起来，她发现女儿的床上是空的，等了一个早晨，总不见女儿回来，她各处寻找全没有，她决定出去追赶——急急忙忙的锁了门，慌慌张张的跑出去……

屋里剩下黑猫，他蹲在门后，疲乏困倦，想着他一夜的梦，他梦见和花猫小姐结婚，这情景是美丽的，热闹的，他还想重入梦乡，老婆子走后，他跳到床上，心满意足的闭着眼，很快的，他又睡了。

在鼠的穴里，仅仅露出鼻尖，观察了好久的老鼠，这时，赶紧的跑进去报告她的发现，所有的老鼠都集合，唧唧吱吱的开会，年老的祖母是一只只有经验而且学问高深的老鼠，她简简单单的说明了她的计划和实施要领，马上就指挥鼠们开始干。

四只有力气的老鼠悄悄的爬到高大的花瓶后面埋伏着，一只灵敏的老鼠立在花瓶前面高高的大叫一声。

黑猫惊醒了，他瞪圆了炯炯的黄眼珠一看，胡须直立起来：

“噢！混东西！胆子真大，跑到那上面……”

从床上一蹿而下，像箭似的跳到桌上，正对着叫唤的老鼠，在这一瞬间老鼠急忙飞跑到花瓶后面，那四只老鼠飞快的把花瓶一推，正巧，把猫的头压在下面，所有的老鼠都从洞里跑出，从四面包围，狠狠的下口咬猫。

猫已经昏了，他挣扎着不能起来。

胜利的老鼠们快活的大叫，鼓掌，跳舞，把尾巴像手巾似的耍起来，有两只老鼠跑到碗柜上，争抢着大嚼，最年老的有学问的老鼠发现这个十

分生气的大叫：

“可恶！赶紧给我滚下来！”

哪敢不滚下来？一面拼命的大嚼，一面急急忙忙的离开碗柜，还恋恋不舍的回头望，年老的鼠分配年轻的鼠，叫他们收集食物，全都搬到洞里。

年轻的鼠们不大欢喜这种苦工，他们看见食物早就动了心，眼睛发红，食欲燃烧着。

一个一个，不满意的离开，到四处寻找好东西。年老的鼠不放心，他立在发昏的猫的身旁，用前腿碰碰猫的屁股，大声问：

“蠢奴！你怎么样？完蛋了吧？”

黑猫一声不响，动也不动。

年老的鼠非常满意的哈哈大笑说：

“这畜生，终于死了！大害已去，还怕什么？”

有一只瘦小的鼠，他病了好久，刚好，很想东西吃，他跑到厨房，在隔板上寻到一碗残余的白米饭，旁边还有几块丰肥的，落满了尘土的咸萝卜头。

“哎呀！这真是好东西！”

他四面看看，没有什么危险，舒舒服服的坐下，用两只前足捧着碗，张开大嘴，欢欢喜喜的吃起来。

先头立在花瓶前面高叫的老鼠，他本来是很灵敏的，很容易的就发现了米包，这是在厨房邻壁的黑屋子里，这地方他来过两回，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，总没有得到机会饱嚼，都是因为那猫畜生，现在，猫已经丧命，什么也不怕，他径直的奔着这个目标，心满意足的坐在米口袋中间，不慌不忙的大吃起来，一面吃还一面在嗓门里哼哼呀呀的唱。

这是一只母鼠，她吃饱了肚子，各处游荡着，无意中走到姑娘的闺房，在床边的小桌上发现了好多东西，镜子，雪花膏，扑粉，口红，还有一些别的精致的好看的小东西。

她跳上小桌，立在镜子前面——吃惊不小，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镜子这东西，镜子里，有只老鼠的嘴脸和她的貌相一模一样，她瞪大了眼睛看，

镜里的老鼠也瞪大了眼睛，她跑到镜后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墙壁，这真使她纳闷。

她的母亲，一只肥胖的老鼠从后面来了，远远的喊她：

“丫头，你在这干什么呀？”

她头也不回的说：

“妈，你快来看！这东西一定是宝贝！”

母亲明白这东西，她看见过，并且知道它的用处。

“从这里面，你可以看见你自己的脸……”这样给女儿解释。

“是呀！我看见，那么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，这东西，人间的女人是喜欢的。”

“这个呢？”女儿指着扑粉质问。

“把这东西抹在脸上是会美丽的。”

“是么？那么，让我来点吧！”

还没有经过母亲许可，她急忙掀开扑粉的盒盖，把尖形的面孔在粉盒里滚了两滚，这么一来，她的头脸变成了白的，对镜子一照，非常吃惊，连鼻孔里面也变成白色的了，母亲看着，情不自禁的捧着肚子大笑……

碗架里有两只老鼠因为争抢一碗菜汤竟相互的争打。

“这是我先发现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不能全吃！”

“该死！你快给我滚！”

“我不！”

“我咬死你，混蛋！”

“你敢？”

勇猛的跳起来，果敢的碰在一起，用嘴咬，用肩头撞，滚倒，爬起，用力的厮打，菜汤的碗倒了，直等到此刻，总不见搬来食物的年老的老鼠实在不耐烦再等了，她大声呼喊，召集她的子孙，所有的老鼠都吃饱了，忘记了任务，他们快快活活的来集合，年老的老鼠一见他们却是空手，火山似的吼叫起来：

“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！做什么去来的？可恶！非惩罚不可……”

老鼠们都害怕，胆怯的望着年老的鼠的愤怒的眼光。

压在花瓶下面的黑猫渐渐的苏醒了，他轻轻的动着身子，有一只老鼠看见这，急忙示意给大家，黑猫已经把花瓶弄翻，抬起头来，他还十分清醒，挣扎着，受苦的，用力的摇头并且摆动着受伤的后半身。

年高的鼠直立起来，焦急的指示众鼠：

“快散开，伪装起来。不要忘记我对你们说的话，去去去！”

病刚好的鼠钻进床底下的鞋里，把鞋盖着身体，年高的鼠把扔在地下的一件短衣扔在头上，用嘴从里面咬住，四面全盖好，立起来走动，摇摇摆摆，拖着衣服，好像怪物。

打架的两只鼠把一个洋铁桶扣在身上，两只鼠在里面撑持着铁桶，用力的不使它翻倒。

猫清醒了，他痛苦的咬着牙齿，仇恨的往四面看，后来没有见过屋子里有这么妖怪，黑猫大惊失色，他慌慌张张的看着，从桌上跌下，赶紧爬起来后退，因为年老的鼠正对着他扭扭搭搭的走过来，好像要吃了他似的。他赶紧跑开，打算逃走，刚跑到门口，身后有个东西碰了他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铁桶，铁桶也成了妖怪。他跑到床底下，一只破鞋从后面撞他一下，正撞在他的伤处，他疼痛，他疼痛的跳开，但是他看见鞋的妖怪的腿，有点熟悉了似的，他聚精会神的看着。

他这么一看破鞋的腿好像害怕似的，哆哆嗦嗦的往后退，黑猫灵机一动，好像有谁在身后指示他一样，他领悟的咬咬牙，前进着，直对着破鞋走去，破鞋越发的害怕，显然的，他是支持不住了，他喊起来，为的是求救：

“叽……叽……叽……”

这样的喊声把原形暴露了，黑猫闯过去把破鞋推翻，一口咬住病瘦的老鼠：

“哼！你这个混蛋！可恶！往哪跑？”

藏在铁筒里面装妖怪的两只老鼠一看这光景，把铁筒一扔就往穴里潜

走，年老的鼠大声呐喊：

“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和他干！”

但是这有什么用呢？藏在坛子里的，盖在桌布下面的，头上蒙着口袋的，都抛弃了防身武器，迅速的，像飞一样慌慌张张的往洞里逃命，黑猫放了病瘦的老鼠，对着衣衫的怪物跳过去，用力的咬住高的，突出的部分。

病瘦的老鼠差不多是死了，他还能够奔跑，带着痛，拖着身子，拼命的奔向唯一能够维持生命和安全的老家，只剩下年老的鼠，而她的头被咬住了，她知道要糟糕，不得不高呼救命：

“你们，出来，出来和他干，快点儿，快点儿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救……救……救命……”

猫已经闭住牙齿，年老的鼠的头被咬碎了。

其余的鼠都逃进洞里，谁也不敢出来救命，他们算走运，饱餐了一顿，虽然在最后受了一场惊慌——这算什么呢？

可是病瘦的老鼠被咬了一口，他跑进洞里，呼吸经困难，躺着，不能动了，不到五分钟就断了气，他生身的母亲在旁边看他断了气，非常的伤心，悲痛的哭着：

“可怜哪！我的孩子，苦命……”